



# 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第1辑

主编◎陈志伟



## 鬼屋

胡海洋◎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 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第1辑

主编◎陈志伟



## 鬼屋

胡海洋◎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屋 / 胡海洋著. —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1. 8  
(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陈志伟主编·第1  
辑)  
ISBN 978-7-5490-0263-4

I. ①鬼… II. ①胡…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0900 号

鬼 屋  
胡海洋 著

---

责任编辑: 宋姝鹏

设计制作: 涵丰工作室

封面设计: 杏 子

---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曹家巷1号

邮政编码: 730030

电 话: 0931-845487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gswenhua.cn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厂 址: 广州市海珠区三滘村瑞宝路大干围二横路2号

---

开 本: 889×1194 1/32

字 数: 207千

印 张: 9.25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490-0263-4

定 价: 200.00元(全10册)

---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录

剃头佬	/ 1
捉蛇佬	/ 5
鬼屋	/ 15
酒鬼	/ 21
夜郎棋话	/ 27
功夫之外	/ 31
木牯先生	/ 35
白骨奇案	/ 39
谁当山大王	/ 66
县长“驸马”拾尿记	/ 72
三梦	/ 77
蒋经国在赣南(与李万生合作)	/ 88
最后一尊少女塑像(与李万生合作)	/ 141
不该发出的通缉令(与李万生合作)	/ 173
死刑复核(与李万生合作)	/ 207
谋杀——没有凶手(与李万生合作)	/ 243

# 剃头佬

理发，听起来多别扭。剃头多顺口，听起来多舒服，那感觉多惬意啊。

他，外号可多啦：“剃头佬”、“老拐”、“矮牯”，都是说他哩；绝无人尊他一声“师傅”，他也从不知道介意。

他长得太丑啦，1米55的个头，身上精瘦精瘦的，活像是只“腊拐”，脸上是灰的，菜青色那种灰。长着一对乌鸡眼，圆、小，泛着浊光，一双青筋暴突的晒干了似的鸡爪般的手。还有那条左腿，瘸得颇有水平，走道时脚掌用力一点，身子猝然往右一倾，右脚跟上前，身上又往左一歪，就这样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左歪右倾地前进着。就这副样子，人们送他的外号，他能计较吗？反正他孑然一身，又不想讨老婆，一个人过活，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家搬，无挂无牵，多自在。

无法衡量老拐剃头的实际水平，反正他剃头实在。收费标准又低，我们的头全都乐意让他承包，这叫剃包头。每个头每年交两块钱包头费，全场三百多号人，三二得六，每年也有六百多块钱的进帐。剃包头还有个规矩：留西装头的10天修一次脸，20天剪一次头。这样，每个月老拐至少要来三次。

莽莽林海，哪一条山径哪个作业区哪个工棚没留下过他的足印和汗迹？寂静的山谷常常回响着老拐的《上山调》。我们这些钻大山的山钻子们，每每听到这声音都要报以“哦喏哦喏——”的山号子。这号子此起彼应连绵不绝，好听极了。下工了，工棚里热闹起来了，老拐把家信和土烟送到每个人手里。轮到自己剃头的，绝无差错地依次进行，头上的野草味、松油味，全让他给

打扫得干干净净。洗头了，头皮生痛生痛，被他的利爪挠得一点痒都不剩，足够舒服好多天。那光刀布虽然又黑又亮，但绝不致令人作呕。“喇！喇！喇！”剃刀在上面一顺一反地刮来刮去，刮得锋利锋利，经他整治的光头又光又亮，足以和100支光的大灯泡争辉。刮汗毛了，那魔术刀如玉梭般在脸上飞来飞去，脸皮上麻辣麻辣的，令人精神亢奋。要惊刀了，刀锋急转直下，顺颈脖深入下去，直刮到脊梁骨，再一刀一刀挨着肉，哒哒哒地轻剃着慢慢回归上来，啊，真是舒心透气。

剃头乃人生一大享受，足可以振聋发聩。譬如洗耳朵吧，洗耳刀在耳朵眼里这么一转一铰，大块大块的耳垢先后被挖了出来。每逢这时，老拐必定要揶揄一句：“出牛栏粪喽！”牛粪掏光了，牛栏里面空洞洞凉丝丝的。还有洗眼珠，真是他娘的绝，每逢至此，老拐必大模大样地把剃刀一合，用刀尖把尾上那点小突起在眼皮内挖来挖去。第一次做这个游戏，总担心眼珠仁会挖出来，两手心也必定会擦出汗来。习惯后不洗还不行哩，总觉得眼皮里枯涩涩的充满了泥沙，抖不起精神，好像是老烟鬼断了炊似的大厦欲倾。

就像一部大型歌剧的尾声不能嘎然而止一样，老拐的落幕戏亦是极精彩的。赛过一切推拿按摩大师。老拐按阴阳五行将颈肩处七经八脉众多穴位逐一拿捏开关，只捏得奇酸猝麻。从头顶自印堂、百汇、玉枕穴处又叉开两指推土机似地循环往复逐渐加重力道。再摁住太阳穴在额门眼轮处辅以食指开关闭合。完了便以两掌为刀，剃饺子似的在头顶上剃出节奏来。只这几招下去，全身肌肤骨骼中的怠软酸懈皆全部剔除。不待你叫一声好，老拐便以手一推曰：“去！”被剃度者便血涌华盖，全身抖擞，即刻就可以披挂上阵杀人重围似的，真是痛矣快哉！

我那时也十分惹厌，见老拐踏着足大汗淋漓在身边拐来拐去，狗眼便也斜了。在我的导演下，大家伙不让他歇一口气，一个紧接一个地让他剃下去。剃完最后一个，老拐实在累得不行，

仰着脸龇着牙，两手尽力往外一伸，轮流将体重换到两只脚尖，畸形怪状努力伸了一个大懒腰，要死不活地“啊，啊，啊气——”一连打了几个大喷嚏。我们怪叫着，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笑声。

谁家的娃子要做“满月酒”了，老拐定然是座中客。按祖宗规矩，剃个胎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小鸡头上挑刺，细致活。剃完胎头，小宝宝就可以洗身、出户、开斋，吱呀鬼叫地见宾客了。爷娘擦着汗嘴咧了，一屋人自然也都笑了。老拐手艺精，从未见过红，老表家无不冲他伸出大拇指，赞他一句老话：猪油炒猪肉，功夫塌亮。

哪家要办喜事了，更是非老拐不可。按山规，剃个新郎头也是万万不可少的。此乃老拐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辰光。厅下围观观音甚众，唢呐也奏起来了。只是我不谙音律，总觉得红白喜事哀乐不分都吹一式的调。乐师拼了命吹去，两腮鼓一大坨，像偷吃了米镬似的。老拐亦拿腔捏调来上一段：“手拿金刀四四方，拿起金刀剃新郎；明年生个状元郎，子孙满堂喜洋洋。”众人自然跟着唱和起来，也就平添了一分喜色。新郎头剃完了，老拐照例不好意思收钱，懂规矩的也自然忘不了请他饱餐一顿。可每次老拐都要垫本，毕竟，包一个红包子也是不可少的。

也剃死佬头，全看死者家作兴不作兴。无论是老死病死缢死溺死，无非是修容整面增添点哀荣罢了。老拐此时少言寡语，平静中透出点悲凉哀戚之色，潜了心去干，好象在研究什么了不起的艺术。故山里人说剃头业托大无比，天下君臣万民无不俯首贴耳，否则刀下岂能留情。老拐自没有这等荣耀。不过这回决不客气，白包子只管往口袋里塞，斋汤饭放开肚皮撑，说是为了买个吉利。

那次大雪封山了，老拐难得和我们小住了几天。老人家尚规矩，除了剃头还充当义务厨师和清洁工。晚上，大家团团围住了他，不曾想这老拐还是个故事篓子哩！他讲了许多许多故事，有

些故事，那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大雪初霁，老拐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是路太滑还是年岁太大了？不得而知。反正他掉下了悬崖，摔死了。他死得那样平凡，人们只是轻轻叹息了一阵。一个月两个月，人们都成了“长毛贼”，这才想起了老拐。也只是在这次，我才知道他姓甚名谁以及他那瘸腿的秘密。那是山里修公路的时候，为了救一个解放军被大石头砸伤致残的。还听说好多人欠他的包头钱，我们尤其欠得多。

我心里一阵发酸。

唉，多少年了，再也没有剃过那么过瘾的头！

# 捉蛇佬

捉蛇佬就是捉蛇的人，斯文点说，就是捕蛇者也。

这个捉蛇佬身怀绝技，他能用一根捉蛇棍子插在洞口，让蛇乖乖地从洞里爬出来，一圈一圈地缠绕在他那根神奇的棍子上，送上来让他抓。即便是剧毒之蛇，也做不出一丝反抗的姿态来，成为他的笼中之物。

除了捉蛇，他还卖蛇药。在圩上，常有三个著名的叫卖者欺行霸市。一个是卖针的麻子。麻子卖针有一绝：“金晃晃，银晃晃，我麻子卖针不打谎。”刷地一甩手，噗噗噗地如天女散花，几十枚绣花针都齐刷刷亮闪闪地钉牢在木板上。于是麻子的摊子就成了妇女儿童的专卖柜，谁都不要想和他抢生意。另一个是卖红糍粉的肥婆。在万头攒动的圩场上，她油亮的声音犹如吹唢呐一样破空而来：“糍粉嘞，上好的糍粉哟——捡豆腐、捡酒糟鱼的红糍粉哟——”她如此起劲地歌唱，你不买她的好意思买谁的呢？自然就身不由己地买了她的，天知道她哪里来的这么多上好的红糍粉。

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捉蛇佬了。捉蛇佬上场时捉住蛇头朝周围的人一晃，人们吓得纷纷后退，便平地晃出偌大一个摊位来。后来才知道这蛇是预先拔了牙的——别开蛇口，夹在皮带上用力一拉，蛇牙就齐刷刷断在皮带上了。卖药先试蛇，话不多，就一句，“喂，看好了哟——”！然后就将这蛇从胸口塞进去，慢慢摸索着，让蛇进入宽松的裤裆，裤裆里即刻乱成一片，他便挤眉弄眼，好像咬着阳物似的唉哟唉哟怪叫。人们不断地起哄，笑够了，他这才眉开眼笑，慢悠悠地将蛇从裤脚里提拉出来。啧啧

嘖，周围的人稀奇得不得了。趁着热闹，他又重新从笼子里捉出一条蛇。大叫一声，“喂，看好了——”！然后伸出舌头，让毒蛇长久地咬住舌尖——当然，他也紧紧地咬住舌头绝不敢松了牙根。于是，舌头便溢出血来，庶几又黑又肿，让人紧张得不得了。他忍着剧痛，研开蛇药，浇在舌头上。不一会儿，舌头上流下许多肮脏的涎水下来，即刻就红润如初，完全好了。人群里便爆发出一片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继而便一阵骚动，就有许多人掏出了钱摇晃着，纷纷向他索药。他每次都只卖二三十包，药卖完了，就进馆子店潇洒一回。酒足饭饱，就叼着喇叭烟，一路哼着回巢。

下面轮到我出场了。我叫郑国栋，是一个最不起眼的卖火屎炭的人。火屎炭也叫腐炭，是灶烧的不是窑烧的，跟木炭没得比。尽管如此，由于山里柴少，我还是勉勉强强能糊住一家人的口。我卖火屎炭一般都主动上门，卖给铁匠铺的师傅，卖给卫生所需要熬药的人，也卖给千千万万的穷苦人家。有一次上山砍杂树，不知道被什么虫子咬了，腿肿得像树桐，打了半个月的青霉素都没有好转，只好求救于捉蛇佬。他浅浅一笑，用一截树根样的东西在碗底上研开，浇在我的腿上，那红肿便一寸寸消退了，即刻就好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即跪下磕头，想拜他做师傅。他摸着下巴笑道，“教会徒弟打师傅，我吃什么？”看我心诚，便没有收我的钱。我想，我好歹也是初中毕业生，总不能一辈子卖火屎炭老让人看不起吧，于是学着将他最初的故事写下来寄给几家杂志。没成想，文章竟发表在省里的一家大杂志上——当时小县城的作者，在地区一级报纸上发表一块豆腐块一样的小文章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我却能率先在省级大刊上发表小说，一下就引起了轰动。我因此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虽然还是临时工，还果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于是继续跟踪他，留下了无尽的悬念。

捉蛇佬要是还活着，说不定就是蛇馆的大老板了，或者是名

噪全国的蛇毒专家了，一旦上电视，恐怕全世界的观众都会为之倾倒。可惜，他最终死在他妖娆美丽的老婆手里。就像某朝皇帝说的那样：“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刺，世上最毒妇人心，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皆杀尽。”这位皇帝显然是中了某位妇人的阴招，否则岂有如此心得体会。

捉蛇佬的爹娘死得更早，稀里糊涂地死在小煤窑里，永远是个谜，那时候，他初小还没读完哩。书是读不起了，他成了全村最小的五保护，队长只好让他去放牛。村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便编了歌谣唱他：“放牛郎，真可怜，一年四季打赤脚，戴顶斗笠烂了沿。”唱的人嘻皮笑脸，他听了却忍不住流下眼泪来。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有一次放牛，他遇上了一个瘸腿的讨饭佬饿昏在田塍路坎边，身边还遗下一根一头尖尖一头开叉并且曲里拐弯的讨饭棍子。路过的人都掩嘴而过，唯独他这个可怜的放牛郎从怀里拿出番薯来喂他，又脱了衣服到水圳汲水，救了人家一条贱命。讨饭佬醒来后仰天大笑，“天老爷，我这一行行了千里路，碰上的人个个都是猫头雕，没想到这世上还真有好人呀！”说完浑身乱摸，翻出口袋来，只有跳蚤没有钱。有心要谢他，只好教他一手捉蛇的本事。并从包袱里拿出几段树根样的蛇药，当场抓了一条蛇，蛇当然不敢咬他，又重新放在地上说教——看好了，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边说边用那根棍子叉住蛇的七寸，反复演练给他看。就像做游戏一样。尔后又说，放牛郎呀放牛郎，遇到我算是你的福气，知道吗，天下的人都是瞎子，你这周围可都是蛇山呀，这根捉蛇棍和这里的蛇财都送给你了。临走时又有点舍不得，便教他一首药性歌：

“七叶一枝花，生在深坑石壁下；

哪个医师寻到它，药王菩萨老嗲嗲（嗲通爹）。”

完了又让他闭目默诵三遍。三遍后睁开眼睛一看，只遗下棍子一根，哪里还有讨饭佬的踪影？放牛郎倒下便拜，以为遇上了神仙。

这放牛郎果真福至心灵，一经点拨，从此便好上了蛇道。师傅的话他记得很清楚，捉蛇其实不难，靠的是眼疾手快。再厉害的蛇也怕捉尾巴，抓住它猛地一抖，蛇就像抽了脊梁骨似的一动不动；再猛地往前一掬，便擒住了蛇头。放牛郎仗着有蛇棍和蛇药，从来不晓得怕，一来二去的，总算学会了捉蛇。

捉了蛇便学着剥皮，用纳鞋底的锥子钉牢蛇头，再用小刀绕着蛇颈割一圈，扯着蛇皮嘶啦嘶啦地往下翻，像褪衣服一样裸露出蛇的肉身来；然后切成一截一截的煮了吃，越吃越有味，一生一世都不生痱子也不长疖包。蛇胆也是好东西，用酒泡了可以治无名肿毒，用山泉水吞服，可以明目张胆。有时运气好，捉了毒蛇，剖开盘成圆圈，用文火焙干，送到药店铺里，还常常可以卖得好价钱。

山里断手断脚的人多，据说大多是被毒蛇咬了，为了保命而自残的。放牛郎听得心惊，便记起了师傅的话，常常放牛到深山，一心想寻到七叶一枝花。也因此丢了牛，叫人好找，常常挨骂。骂多了，脸皮像长出了老茧，没皮没臊的，老对着你笑，队长拿他实在没有办法，只能骂他变相了。

年纪稍大了，本事跟着大，名声也跟着长，圩圩有蛇货卖，卖了钱就一头钻进小酒店里，喝得人醉卵跌倒。村里人渐渐都腻死了他，骂他光棍一条没出息。再没人可怜他是放牛郎了，改用老古话咒他：“好吃好摆，捉蛇钓拐。”谁知越咒越出名，“捉蛇佬”反倒成了他的大姓大号专有名词。

说他“好吃好摆”其实有点冤。好吃是好吃，世上有谁不好吃？按老古话说，反正是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倒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先吃了再死，否则，岂不是白活了一场？好摆呢，却不见了，捉蛇佬天生邈邈，一年到头穿一件破烂褂子，从来不洗不换。正因为邈邈，有一回在圩上喝多了酒，烂褂子遗忘在店里了，待他火急火忙地赶到那里，左找右找找不到，急得他直跺脚。问了半天，才知道当拉圾扫了，跑到拉圾堆里拨出来一看，

我的娘，内兜里几百块钱竟一分都不曾少哩。捉蛇佬得意地说，哼，别看是件烂褂子，世上的人没眼珠，其实是金不换哩！

队长看他不是路，有意要抬举他，弄了个指标叫他去矿山当工人。这本是争破了脑壳也难于抢到手的好果子，他却古怪，死也不肯去，躲壮丁一样躲起来，说是舍不得爹妈的坟土。没办法，只好让他去当社员，还分了三分自留地给他，让他学点作田的真本事。谁知，他偏不成器，公田里赚不到工分，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鱼没打着，鱼网却晒破了。自留地也丢荒了，牛尾巴比蔬菜有精神，蓬蓬勃勃，有一人多高。一村一屋人更腻他，也没半个猪朋狗友。

后来搞运动了，老队长跟着他倒霉。大家说老队长跟他妈曾经搞过破鞋，难怪他爹妈会一同死在废弃的小煤窑里，是他爹没脸活人哩；又难怪老队长会包庇捉蛇钓拐的懒汉坏蛋，是他心中有愧哩！没得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两个人被民兵押着，一人背一块门板，一同游村走圩挨批斗。老队长后来说，好人做不得，这辈子被这件事冤得屈死。

三十郎当，衣衫破了没人补，捉蛇佬讨不到老婆，就更加破罐子破摔，成天守着酒坛过日子。谁知，人世间的姻缘都是上天配好了的，捉蛇佬竟讨了一个从市里分配来的教师，叫任小玉，天生的娇娥，刚好满二十岁。“双抢”的时候，太阳像砒霜炒过辣椒似的又毒又辣，晒得人脱皮，白天干不了活，队长只好下令割夜禾。小玉就是那晚被毒蛇咬伤了，好咬不咬，竟咬在大腿根部，一身发青，看来没有多大指望了。队长这才想起了捉蛇佬，只好让人请菩萨样请了他来。捉蛇佬其实并没有架子，听说有人被蛇咬了，比家狗还跑得快。来到现场一看，气得跳天索地，大骂人家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别的办法都没有了，只好当众剪开姑娘的花短裤，用嘴巴去吸毒血——刚好吸在姑娘的私处。又从烂褂子里取了蛇药，在麻碗底磨研了浇上去，再嚼了半边莲煨上去敷救。捉蛇佬的药当得仙丹，就看见小玉那地方由黑转青褪红

变白，一顿饭功夫就醒了。都说是毒蛇为媒，小玉被人吸了撒尿的那个地方，好难为情，又见捉蛇佬其实憨厚老实，虽然衣着邋遢，人却像模像样，便有了许多温柔，称他为救命恩人。一来二去三换药，每次都不得不关门，不得不脱衣解裤，老在那地方摸呀摸的，那地方又特敏感，青葱少女哪里受得了，心一软，不知不觉就将身体给了他。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生米都煮成熟饭了，村里没人不知道，又不敢跟家里说，只好结了算了。裁结婚证的时候才弄清楚，他的官名叫李通宝。

小玉的父母都是教书匠，天生面皮薄，听说女儿自己作主，嫁了一个捉蛇钓拐的懒汉，竟然翻了脸，发誓要与她断绝关系。可怜，小玉新婚大喜泪涟涟，一生一世都别指望回娘家的门了。

结了婚却没几件像样的家当。捉蛇佬搅屎棍一根——闻（文），闻不得，舞（武），舞不得；小玉越想越后悔。只好任他去捉蛇卖蛇，卖了蛇换油盐柴米。亏得小玉会算计，勤勤俭俭会收拾，这小日子才越过越顺权。

后来的后来，当我这个卖火屎炭的贱民转正调到市文联当创作员的时候，那地方已经分田分地包产到户了。我来到了恩人的家，看到了她的娘子，娘子长得比狐狸还要美丽，我握住她的嫩手竟舍不得抽出来，她的脸霎时落霞与孤鹜齐飞，流出两泓梨涡来，我突然觉得我这个男人很坏很坏。那情景，幸好没有被恩人发现。捉蛇佬看来很听娘子的话，将田地租给人家种，一门心思去捉蛇，圩圩都去卖蛇卖药。也时常有人被蛇咬了，用板车推来，或用门板抬来，俱手到病除。救了人家的命，钱是得收的，除非实在拿不出，或是本村本土的，那就打个哈哈算了。因为我写过他，等于是免费给他做广告，捉蛇佬便留我住几天，这下正合了我的心思，让我亲眼目睹了他的独门绝技。捉蛇佬去收拾家什，娘子笑他，乡巴佬，哪有郑老师你好，斯斯文文，清清秀秀，才子一个。我就喜欢看你写的文章了，看了出眼泪；国栋老师，下次进城，我去探你好吗？正说着，捉蛇佬穿着那件烂褂子

背着蛇篓拎着那根古怪的捉蛇棍子出来了。

捉蛇佬，不，应该叫李通宝师傅，他带着我沿着山坑石壁草丛溪流处，就像派出所的公安登记在册张三李四地查户口一样，预先寻了许多蛇洞。然后告诉我说郑老师，今天的蛇货够了，这个洞里有乌梢蛇，没毒的，那个洞里的是五步蛇，被它咬了，五步之内就会没命；前头那个洞里的和你一样，是戴眼镜的，叫扁头翁，你们城里人叫眼镜蛇，脾气很大，毒性也很大，要小心哦……他的话，让我心中一凛。

通宝师傅坐下来卷了根喇叭烟，我让他抽我的，他说没劲，就点燃了火。抽完烟让我和他一样扎死裤脚，仰头咕嘟咕嘟喝饱了水，然后将蛇药抹在手上和棍子上，这才慢吞吞站了起来。站起来就蹑手蹑脚在洞内左捣右捣，然后飞快地将棍子斜插在洞口，一会儿，就听得有悉悉索索的异响，那蛇就扭扭捏捏地吐着信子乖乖地绕着棍子沿上来，沿上棍头就低眉顺眼左顾右盼，好像专等他来抓似的。眼镜蛇就不同了，虽然也很不情愿的样子沿着棍子爬上来，脖颈却陡地扁平，露出狰狞的眼镜咝咝吐着大气，信子频频抽动有如毒鞭，抓它的时候竟伸长颈项直扑过来。通宝师傅口嚼蛇药，噗地一口喷去，它头一软，便捏住七寸手到擒来。

晚上睡觉，隔壁床板在痛苦地呻吟，他俩在没完没了地做性游戏，害得我老睡不着。直到夜阑，才昏昏沉沉地跌入梦境。却还不消停，几次梦见眼镜蛇咝咝叫着扑来，惊得一身冷汗跌下床头，天亮时烧得像火炭，竟起不了身了。

头上有点冰凉，身子却是暖的，睁开眼睛一看，床边坐着个美人，我的头上敷着毛巾，躺在她的臂弯里。想动，动不了，心里实在不安。美人温存地说，小哥，不要害怕，你发烧了，在说胡话哩。放心吧，他上圩卖蛇药去了，下下午才得回来。然后又一调羹一调羹喂我汤药，将我搂得紧紧的。平生第一次坐怀，虽然有犯罪的感觉，却又心猿意马实在受不了。待她弄饭的时候才

咬牙切齿地翻身起床，在恩人的家，怎么敢想那样的事情呢，我还是不是人呀？

回到市里，却是再也忘不了她了。

通宝师傅生意越做越大，一下做到广东去了。那是她打电话时才知道的。她说她住在宾馆，中午一起吃个饭怎样？想起生病时她的种种好处，实在不忍拂她的面，便不由自主地去了。其实她的家就住在这个城市里，因为心里有蒙胧的感觉，也就不愿破坏这种绮想。

她拿出几千块钱一瓶的什么法国名酒人头马请客——据说是一个广东的大老板送的，捉蛇佬曾经救过他的命。我这个乡巴佬的眼睛珠子都差点从眼镜里蹦出来了，美人美酒，实在难于自持，竟喝得酩酊大醉。席间，问得最多的是为什么不生孩子，她叹气说，可能是杀戮太多，又是酒鬼，他那个东西不行，天老爷要绝我们的后吧！管他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除了蛇还是蛇，有什么意思呢？虽然他救过我的命，但命和婚姻总不能绑在一起吧？说着说着，眼睛就迷糊了……

醒来的时候才知道中了美人计，两个人纠缠如毒蛇，赤身裸体地睡在一起。她又香又酥，实在是太美了，我这个童子鸡又惊又喜——不，是大惊大喜！一下就骑在她身上，裁冰剪雪搓粉团珠，天塌地陷都不怕了。她笑靥如花，说，才子配佳人，你那宝贝真是牛，比他的好多了，太舒服太舒服了，谢谢你谢谢你我的心肝宝贝，这辈子总算没有白活。又说，小哥，好事已经做了，你反正没有讨老婆，不如我改嫁给你吧？怎么，你不喜欢我吗？我……我……我了半天，我就是说不出话来。她又说，我知道，你常说他是你的恩人——其实就是给你看过一回病，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嘛，你怎么这么书呆子气呢？算了，不难为你了，只要你真的喜欢我，我就常来看你……

一年后收到了她家乔迁的请帖，就最后去了一回。送礼的人很多，来了一茬又一茬，很多人都没有请帖，拦也拦不住，只得

临时又增加了席面。没想到邈里邈远的捉蛇佬，竟盖起了钢筋水泥贴瓷砖的小洋楼，这显然是小玉的主使。最奇异的还不是小洋楼，而是一溜排摆在厅下的那七八个冰箱，好像是卖家用电器似的，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藏的竟是些蛇货。

这边刚刚坐下，那边丈母娘就提着篮子扭秧歌一样扭着来了，人没进门，声音就到了厅下，小玉呀乖女呀地叫个不停。没想到丈母娘长着一个狗鼻子——本来小玉早三天前就做道场样在屋里屋外洒了许许多多的茉莉花呀梔子花呀玫瑰红之类的空气清新剂，她娘却偏偏闻出了一屋的蛇腥味，边呕边埋怨道，唉呀嘞，我的乖女哟，你怎么这样耐得蛇臭哟，这日子可怎么捱哟……小玉说，没有呀，是百花香哩。她妈还不依不饶：还百花香哩，比死人还臭哩！捉蛇佬不会说谎，忙着打圆场：妈嘞，捉蛇佬一家都没鼻公，闻不到哩。一句话，逗得丈母娘差点笑出尿水来。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小玉了，这么多的人，虽然忙不过来，还不时对我暗送秋波。小玉穿着高跟鞋，走路尖尖峭峭的，衬着那水蛇腰，身上该丰满该苗条全都恰到好处，让我总也看不够。幸好喝了不少酒，要不我的脸就要将我给出卖了。

开席的时候好热闹，妇女们都只吃些汤菜，吃多了就进进出出不停地腹泻。难怪老村长搞笑说，请客（卡）莫请妇娘客（卡），三个当一百（爸），地皮磨三寸，尿桶满三尺（查），口涎鼻涕甩上壁（）——“壁”也是押韵的，可惜翻烂字典也没有同音的汉字可以替代。本地方言如此幽默洗练，逗得客人都喘不过气来。快散席的时候，妇女们都拿来芋荷叶，像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一样，将干鱼干肉悉数收缴，拿回去饲养家属。扫荡完了，就见到鬼一样，哇地一声，四下而散了。

人怕出名蛇怕壮，蛇多了，就办起了蛇场。听说，蛇也受到国家保护了。通宝师傅感叹不已，真是七奇八怪哩，祖祖辈辈没听说过哩。通宝师傅做梦也没想到，最怪的还是他娇媚的娘子任